

加拿大诗人白蒂诗选

SHANGHAI LINGCHONGSHI

孕 育

王宏印 译

陕西旅游出版社

孕 育

白蒂诗自选集

王宏印 译

陕西旅游出版社

1998 西安

(陕) 新登字 012 号

责任编辑: 马珂

封面设计: 贺建忠

版式设计: 唐晓燕

责任监制: 青海

孕 育

白蒂诗自选集

王宏印 译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建筑印刷厂印刷

850 × 1194 毫米 32 开 9.125 印张 插页 248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7-5418-0745-1/I·236

定价: 16.00 元

谁也不是独自游泳(代序)

【俄】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

首先,我想谈谈白蒂(帕特里夏·基尼)最富于魅力的诗作《独自游泳》。她在诗中说:

“独自游泳

靠的是胆识和拼搏”。

在我看来,即便你在独自游泳,你也不是独自一人。在你的血管中无休止地涌流着各种气味的片段,几乎难于忆起的情感的片段,他人言词的片段,无言的声响的片段。即便你认为你在独自游泳,与你同游的必定还有水,抚摸、轻压着你疲惫的躯体。还有落叶与你同游。那自天而降的天使也想要洗涤湿淋淋沉甸甸的羽翼上的罪迹。

所以说,谁也不是真的在独自游泳,亲爱的白蒂。即便想独自游泳也不行,因为谁也离不开想象。在想象中,人可以无所不是,是鱼,是蜻蜓。在想象中,你甚至能在一刹那间置身于浪尖飞沫之上,或晃如云光水影,在头顶的天空和身下的云水之间遨游。纵然是一片闲云也不能独自游泳,而那云光水影又作何解?我想便是我的人类孪生兄弟的天生的创造力——抗议孤独的一声呐喊了。

我希望读者能够原谅我在这里和白蒂女士的私人对话。她的诗作似乎在强烈的单一形象中隐含着持续的矛盾,那一串强烈的诗行同时也就是她的第一个诗集《独自游泳》的标题。

白蒂的诗作很好的体现在这个集子中。她把生活一直描述为不平静的天堂。是的,生活有幸就是天堂,而不幸的是并不平静。不过,生活大概正是我们唯一的天堂,尽管它有昏然未醒的不足。但我们作为人却也不平静,这在白蒂的诗作中明显可见。既然如此,我们的天堂又岂能比我们自己来得更好些?不过尘世的天堂也有其可贵的独特之处。毫无疑问,谁也不曾从天上的天堂返回,给我们带来准确的消息。谁也不能告诉我们它是否无异于地狱。这就是她的诗作的粗犷朴实的一面,而另一面则如马的皮毛,细柔如绸,给人以温暖。

作为一名诗人,白蒂游历颇广,不徒体现于她创造的一家人的形象,而且穿越壮观的森林和污染的溪流,漫游在世事经验的旷野草原上。她通过漫游研读人的面孔,如观山崩断面,却始终不离大地。她在诗作中意识到他人身上最微不足道的才能和技艺的种籽,出于需要播下的种籽和埋没的种籽,甚至是刚刚埋掉的种籽。她甚至赏识人们始终忽略了的才能的种籽(可惜我也属于那种粗心大意的作家之列而令人难于忍受)。我多么羡慕像白蒂这样不懈地追求完美的人,而所有的作家都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这种金矿并不存在。唯有她锲而不舍,但却并非孤立无援,甚至探矿者也并非孤军奋战。白蒂,你若环顾四周,就会发现甚至在渺无人烟的荒漠之中,也有幽灵在飘荡。

读白蒂的诗,即便在掩卷沉思之际,自然也不会使我有孤寂之感。它给我留下的是众多的形象:作为诗人的她和作为人的她的女性形象,那些萦绕在她的心头的虚构的和创造出的形象——谢默斯、帕特里克、莫德——还有她女儿的形象、笔与剑的形象、大小诗人的形象,以及学生时代留影的形象。

我十分珍爱她唯妙唯肖的描绘出的我们称之为灵感的神秘,她

“感受到不远处的热浪,一阵颤栗
分明是畏惧那团渐渐逼近的火”。

*谁也不是独自游泳(代序)

上帝保佑,我们才得免于成为这大火的灭火人。当这大火与你同游之时,又怎能是独自游泳呢?

1995年10月21日

于[加]多伦多

我们赤裸着有所言说(代译序)

王宏印

“在一个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

一个多世纪前,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曾如此发问。在其以《诗人何为》为标题的论文中,20世纪的西方大哲海德格尔不仅再度如此发问,而且试图作出哲学的回答。

不难想象,每一时代每一民族每位诗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以自己的创作对这一永恒的问题作出独特的回答。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地球的另一边,在并非全部融入欧美现代派文学潮流的加拿大当代诗歌中,也不难找到力求回答这一问题的生动例证。

摆在中国读者面前的这本诗集《孕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其独特的价值。作者白蒂女士(Patricia Keeney, 1943~),是一位女性诗人、学者诗人、漫游诗人兼备的新型诗人。收集在这个自选集中的一百首诗,既有个人生活经验直接触发诗人感受的生活诗和爱情诗,也有追溯神话与历史进行现代人反思的哲理诗和抒情诗,还有诗人漫游世界各地倾注对东西方文化状况和世纪末人类前途深切关注的行者式文化诗篇。这些诗篇,连同诗人自己的创作道路,至少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回答了“诗人何为”这一基本的文学问题。基于这样的理解,笔者借助先睹为快的翻译经验,从这部诗集所涉及的广泛的题目中理出三条与之有关的主线,按照思与诗对话的方法分别予以串解和臆说,以求在总体上有助于读者深入理解诗中的思想内含和文化底蕴。

一、生活、世界与诗人

诗人生活在世界上,以诗的心灵去感触生活。当诗人独自站立在生活大海边缘的岩石之上,生命本身便在时光的伫立中“呼出一尾轻羽飘忽于气浪之颠。”其实那岩石和大海都是生活。岩石是其可以触摸的较坚固的部分,大海则是其较为飘忽不定和不易捉摸的部分。生活的虚与实,便同时悦纳了诗人的个体生命和呈现在诗人眼前的万象而成为现实。时代的气息,借助于诗人的生命呼吸与现实相通,又以诗歌生命的持力而保持自身,发出了“潮如诗,一张一弛”的节奏,与现实生活进行着交融和共鸣。(《假日》)

岩石具有二重性,一如生活本身。在与大海相连和相区分的意义上,岩石通向陆地:一片孕育生命之水近旁的储存生命之水的大地。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岩石又独立于水中而成为岛屿:一个孤独的矗立于大地深层根基而又超乎于水域之上的诗人形象。岛屿是大海与陆地的中介和过渡,一如诗人自身是理想与现实的交汇点上一个存在者而身兼二任:“徘徊而又坚定。”(《徘徊》)

几乎是在同一种对立的统一之中,现实生活是一段“介于事实与表象之间”的鸣唱的银线,“一段闪光而绷紧的距离”。(《笔与剑》)换言之,生活的虚与实,是诗人对现实与理想关系的一种理解和一种表达。二者之间的张力,构成了生活的独特空间,一种交融于生命体验的时间性中的生命空间。诗人正是在这种张力的推动下,借助想象力而腾身起飞,一如大鹏展翅,在奋力搏击时代风云朝向既定目标的途中返观尘世沧桑。于是她发现,呈现在身下的世界原来有“无数旋转的空间”。(《假日》)

“无数旋转的空间”,正是多元世界这一后现代主义的概念表征。于是诗人意识到,她个体的存在之外还有无数别样的存在,世界乃成为各自围绕自身旋转的众多存在者所共有的世界。一个既是富有内在结构又是可以解构的多元世界,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等级制观念支配下的单一世界。于是,诗人便愈加感觉到自己所独

有的现实，一个不同于任何他人的存在所面临的别一个独一无二的生活现实。

重新回到现实中的诗人，一旦认真起来，却不免彷徨。“在这交叉路口，我惊奇地观望。”（《近乎熄灭的感受》）可是又分明感觉到：“尘世的力量，把我抛出，化为空旷原野上的一块磁石。我从头开始，吸附，保持。”（《近乎熄灭的感受》）一方面是世界中的生活把诗人抛出，使其孤立与独行，像个存在主义者那般孤独与被抛；一方面则是生活本身又在滋养，依赖于生命本身的吸力与持力，使自己扩充自己，造成生活的再生意义，从而又超越了绝望。

在一种更加本源的意义中，正是诗人本身的自我意识（诗的情感与形式），以其自持之力而站在现实中（构成生活的现实与理想的奏鸣曲），又将其投射并回响在周围世界上（表现为人与自然的某种同一与和谐）。于是，诗人、生活与世界，便在时空交融中通过人的活动相互勾通，彼此交融，构成一个复杂的动态的连续统一体。作为与当代社会一体的诗人，即使是在朝向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意识之中，也毕竟不能不存留一些传统的东西在其中。

二、神话、历史与岁月

传统穿越自身的遂道，在时间的轴线上流动着岁月。岁月的流动在人的存在论意义上构成历史，人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神话的源头。神话是世界的开端，历史是现实的回眸。神话走进历史，失落了原型的本真。历史溶入现实，“收聚了回声，一片空洞死寂。”（《大地》）人在哪里？人在智慧之蛇的启蒙中。智慧之蛇作为恶的象征，在上帝的惩罚下代人受过，因为启蒙了人的心智而遭此厄运，终生以土为食，匍伏于地而不能站立。人却从匍伏走向直立，从虚构的天堂跌落到尘世，在被抛与沉沦中开始自己创造历史。

人的历史，真正开始于神的历史的结束。然而，受到天罚和启蒙的人，却忘记启蒙者而独记上帝，因为他是造物主。在现实中善恶颠倒的岁月里，人也曾以其带罪之身向往那原始的伊甸园中的

安宁,向往那个虚构的天堂。只有诗人,作为人的心智的代表,并以人的名义,敢于向被贬的智慧之蛇发问:“莫非你的尖牙利爪皆已废弃,在那完美无缺的原初之地?你曾否感觉到初试锋芒的骚动,尝试跟上帝玩一丁点儿诡计?”(《蛇行》)

人,在回忆中思考,在重温神话中重构童年的美好,不断地发现自我。现实,抹去尘埃和蛛网,在历史的明镜前洞若观火。诗人游历于古今之间,以古观今,于是一切昭然。“傍晚,古代的君王,在巨大的蜂窝般的坟墓内繁殖。”(《大地》)偶像的黄昏,渐渐收聚成一个最后的小光点。“城堡矗立在盘中,像狼藉未尽的餐中的剩骨,那是众神吃厌了的余孽。”(《大地》)在这里,都市的文明,找到它陈腐的渊薮。诗人不是历史学家,但她以历史哲学家的名义,提醒人们:“盲荷马迷失于发烧的考古癖”。(《大地》)冷却了过热的考古式史学,人才能听到荷马的吟唱。荷马,那不是神话的虚构,而是诗的源泉。而诗,乃是信史的发端。在发端处,诗与史合而为——成为思的史诗。

史与诗合为史诗,在岁月的流失中吟行,边吟边行。岁月作为流动的诗,其中得失兼而有之,不断地获得新的意义。“时光流空,逻辑如剪,似刀,像铁锤。”(《岁月之门》)刀割得断历史,铁锤却锻造着割不断的传统。逻辑的方法,或有助于科学的条分缕析,却难以剥开历史的污垢使生活重见真谛。在排列成书的模样的历史中,“有人割开一页童年,颜落露新痕,呈岁月之门。”(《岁月之门》)人带着童年般的惊异,在岁月之门槛内外徘徊、思索。岁月之门如道。老子曰:“玄而又玄,众妙之门。”(《道德经》)人只能站在岁月之门边沉思,而其精妙之处,却不可言说。

岁月是生命的线性度量,体验着的人生在回忆中观望。“中年的我,闯入少年时的老去处。高树苍翠如昨,摇曳着,充满静的生机。”(《岁月》)人在中年,心理却闯入旧日梦境。少年的梦幻难去,历史的回眸常新。青春的活力犹在,生命的体验不息。未来在观望中到时,岁月在回眸中逝去。“春发奇想”,又有几分全新?“逝

者如斯”，毋宁说是自我的叹息。人生如河流，站在岸边，只是一个比喻。

三、文明、漫游与言说

文明的身影，伴随着历史的脚步，走出了原始的洞穴，爬上了采集的高树，又跳下来追逐在狩猎的原野上，进入了漫长的农耕岁月，机器轰鸣着驶向大洋，惊醒了工业的革命，封建的采邑破碎，资本的扩张膨胀。于是世上不再有纯粹的自然，而文明与野蛮的对立日显。“你从冰川时代看着我，目光令人费解，像爬行动物。”（《冬季的争吵》）

文明的脚步，并非悄悄走来，而是以野蛮的机制为自身开辟道路。曾记否，古希腊的城邦民主法庭，毒杀了伟大的哲人苏格拉底。学园在昔日的墓地上开放出智慧之花。“耐心的青铜”，凝聚了远古的狰狞。铁骑的践踏，铸就了“沉重的罗马”。“粗野的土耳其”，帝国沉入海底；宗教的光环，升起在辽远的天际。“天主教把人们吓得纷纷逃离，新教枯燥乏味得要死。”（《语言》）一个个奇妙的二元对立，是文明的影象，也是文明的观念。“你想拯救世界，改变那疯狂的人群。”（《位置》）“我呼吁新的异端，从偏远的石城奋起。”（《新异端》）

是拯救还是反叛？是战争还是治愈？莫非人类的文明已激起强烈的不满，以致于非要反叛才能矫枉过正？莫非文明的人类还不够觉醒，竟然要发发起新的战争来推动历史向前？莫非那疗救的钢器停止了拨弄热乎乎的心脏？（《纸花》）莫非那登月的飞船牺牲了可爱的小沙鼠就不引起爱怜？（《月谷》）莫非那迷失的神灵“还在另一边的天堂徘徊”？（《纳格尔果德日出》）莫非那些因饱食而肥胖的身躯，就不能说“请待我如梵”？（《与库马尔同行》）莫非柏林墙的拆除已不是来得太晚？（《柏林墙》）莫非英格兰的遗产确保了传统的一劳永逸？（《遗产》）莫非意大利的儿女就不能再把文艺复兴的人文之花奉献？（《花瓣与花刺》）

就这样,诗人带着人类文明的疑问,一次又一次从东到西从西到东的漫游。就这样,诗歌作为文明信使的象征,跨越了一个又一个有形的或无形的边界。诗人说:“我仍在巡游中。”(《花瓣与花刺》)没有漫游,诗歌难于行吟。同样,没有漫游,文明也难以演进和传播。然而,人类的文明,曾长时间在封闭的石屋内夜郎自大。有条件的开一道门已经是一种不小的进步。因为门是墙的封闭中一个可观的突破口。更为可观的是篱笆。篱笆虽也限制出入的自由,却是便于窥视,比墙要开明得多。真正的敞开是路,路从四面八方来,又向四面八方去。在人类文明终极关怀的意义上,文明的交流只能通过路。这样,“我们其实是殊途同归”。(《柏林墙》)可能就更有未来导向的意义。

然而,却有一座诗人难以突得破的石屋,那就是语言的牢笼。诗人固然要靠灵感和想象,要有激情和魄力,但却离不开语言,因为她要言说。沉默的诗人,便不再是诗人。诗人的言说,面对的是大众,但不同于大众的言说。“太多的人,说太多的事,都不合时宜。”(《奇异的平和》)太合时宜了,也不是诗人的言说。诗人的言说,不是空洞的闲谈,不是无端的咆哮。这是一种沉思与体验着的言说,一种倾听与观望着的言说。诗人的言说,要避开技术统治的流行语言。她不是思想实验室里穿白衣的操作者,只图分析样本,搜集标签。也不是市场上高声叫卖的小贩,一味唯利是图,不择手段。诗人以意象和节奏而言说,以思想和情感而感人。她要抓住飘乎不定的言词,来表达沉甸甸的意思。按照西方的信念,诗人是半神,是真和美的代言人。她未必相信“世界一片阳光灿烂”,只求能以人的名义,在“上苍的王国里,我们赤裸着有所言说。”(《语言》)“赤裸着有所言说”,正是现代诗人对诗歌和人类文明的神圣使命的履行方式,而且是忠实的履行方式。

1998年2月

于古城长安

目 录

谁也不是独自游泳(代序)	(1)
我们赤裸着有所言说(代译序)	(4)
独自游泳	(1)
独自游泳	(3)
要素	(5)
徘徊	(7)
让我给你看	(10)
爱的色彩	(12)
假日	(13)
“我爱你”清单	(15)
近乎熄灭的感受	(17)
轻触	(19)
位置	(21)

花瓣与花刺	(23)
昔日生活印象	(25)
冬季的争吵	(27)
校园留影	(29)
别的殉道者	(31)
颤栗	(33)
纸花	(37)
穿越	(39)
驶出港湾	(42)
帕特和迈克：一个古老的爱尔兰传说	(44)
新月 旧垫	(47)
讷格尔果德日出	(49)
真正的乳酪小贩	(52)
与库马尔同行(四首)	(54)
牛的王	(60)

罗娜	(63)
于无歌声处	(65)
爱的断定	(68)
他建的那房子	(71)
笔与剑	(73)
什么要事	(76)
奇异的平和	(78)
该怎么行	(81)
亮光闪过之后	(84)
遗产	(86)
达标	(89)
高高落矾山	(92)
致小女儿	(94)
姐妹通话	(96)
感触女神	(98)
月谷	(101)

杰拉尔丁	(103)
新异端	(107)
大诗人 小诗人	(109)
杀羊	(112)
母亲	(118)
父亲	(120)
儿子	(122)
山	(123)
大地	(125)
多罗斯翁法罗斯石	(128)
复活升天	(131)
爱情假日	(134)
缓慢的学习者	(136)
廷克贝尔和宙斯	(139)
蛇行	(142)

新异端	(145)
深海	(148)
十二岁的克里	(150)
女友	(153)
友人的来信	(155)
罗斯玛丽	(158)
一个老牌的可口可乐广告的梦想	(160)
战争的产儿	(163)
语言	(168)
在世界的另一面	(171)
钢铁与锦带	(175)
柏林墙	(178)
莱茵河之晨	(182)
疲乏的会议	(185)
岁月之门	(187)
磨损	(190)